

〔日〕 丰田行二 著

日本捐款部长

——
左右政局的幕后人



世界知识出版社

日本捐款部长

——左右政局的幕后人

〔日〕丰田行二 著

何力译 佟欣校

世界知识出版社

根据日本《人与日本》杂志1982—1983年第1—12期译出

责任编辑：伍永光

封面设计：陆季平

日本捐款部长

——左右政局的幕后人

〔日〕丰田行二 著

何力译 佟欣校

• • •
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

（北京外交部街甲31号）

北京怀柔县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787×1092毫米32开本 印张：7.375 字数：161,000

1984年5月第1版 1984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7,000

书号：3003·1674 定价：0.74元

译者的话

《日本捐款部长》是一本记实性的政治小说，书中出现的人物都是隐姓埋名的，故事情节是以真人真事为依据的。

小说主要描述了花山清五郎由一名普通的职员爬上日本最有影响的财界团体——经济团体联合会（即书中的经营联）副会长宝座的过程。由于花山忠心耿耿地为垄断资本效劳，为垄断资本的代言人——执政的自民党充当“捐款部长”，从而为资产阶级上层所重用。作者通过对花山清五郎这个资产阶级利益的忠实维护者的刻画，描写了日本政界与财界相互渗透、相互利用的真实情景，从而暴露了资产阶级统治集团内部争权夺利、尔虞我诈的内幕。作者囿于资产阶级的立场观点，不可能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丑恶现象从本质上进行揭露和批判，甚至为日本法西斯对外侵略史实进行粉饰。对此，希望读者在阅读中加以分析和鉴别。

1984年4月

目 录

第 一 回	暂时隐身	(1)
第 二 回	贪污案件的教训	(22)
第 三 回	洁身自爱	(42)
第 四 回	政治捐款的用场	(61)
第 五 回	金钱权力政治和捐款	(83)
第 六 回	反对安插官僚	(102)
第 七 回	就任副会长	(121)
第 八 回	由后台走向前台	(139)
第 九 回	实力人物	(158)
第 十 回	选定继任总理	(177)
第十一回	权力的魔力	(195)
第十二回	光荣引退之路	(212)

第 一 回

暂 时 隐 身

(一)

在地铁千代田线的国会议事堂车站，一个体格健壮的老人不慌不忙地沿着台阶从希尔顿饭店一侧的出口走了上来。

他头发浓密，夹杂着少许银丝。论年龄已逾7旬，可看上去要年轻五、六岁。

长方形脸上，一双大眼睛好象会一眼看穿任何秘密；低垂的浓眉，给人某种和蔼可亲的感觉。他没有蓄胡子。

他走出地铁出口，便径直向希尔顿饭店走去。

这是5月的第二个星期二，时间已接近8点。天气预报说这是一个气温要比常年高近5度的炎热天气。

老人穿一身灰色西装，系着领带。然而，他似乎并不注重装束，领带偏在一边。上衣口袋下垂着——好象他有一种随便装重东西的毛病——给压变了形。口袋盖，一个向上翻着，一个掖在里边。鞋子很脏，好象在拥挤不堪的地铁里被重重踩过似的。

老人走进希尔顿饭店的大门，穿过大厅，走到电梯旁，按了一下上楼的电钮便等候在那里。

他走进停在身边的电梯，按了一下七层的电钮，里面没有别的客人。

在7层一下电梯，一个目光锐利的大汉叉着两腿站在他的面前。西服领上别着一枚标有“SP”字样的红色徽章。此人是政府要人的随身保镖。

“到哪儿去？”

保镖上下打量着这个衣著同一流饭店客人不相称的老人毫不客气地问道。

“601号房间。”

老人回答后，想往前走。

保镖用身子挡住他的去路。

“对不起，你是……？”

他用估量的眼神，往下盯着老人的脸。

“花山清五郎。”

老人对保镖不礼貌的问话不动声色地说出自己的姓名。凡是对政财界稍加关心的人，谁都熟悉这个名字。

“是哪个花山？”

保镖问他的头衔。

“经营联副会长兼事务总长的花山。”

老人耐心地答道。

“请在这儿稍等一会。”

保镖让花山在电梯旁等着，就去敲601号的房门。

另一个保镖探出头来，外面的保镖把花山的事告诉对方。

“请他进来。”

一个洪亮有力的声音从房间内传出。

“请！”

保镖向花山招了招手，便把门敞开。

花山向两个保镖轻轻地点了点头，走进601号房间。

“大清早就把您请来，实在抱歉。星期二是开内阁例会的日子，在会前，有一件事务必同花山先生当面商谈，所以才……。”

一个宽额头，眯缝眼的老人，从坐椅上站起身来，满脸堆笑地伸出手同花山握手。

这位老人就是铃岛总理大臣。

和他在一起的还有秘书木崎。

对总理的谦恭态度，两个保镖不由地相互对视了一下。

在保镖的经历中，凡是面见总理大臣的客人大多衣著整洁，紧张得脸色发白，而且总是有些局促不安。

花山是一位打破这种常规的客人。

“考虑到请您到官邸或敝寓惹人注目，所以才特地安排在这个饭店。”

铃岛总理请他坐到对面的椅子上。

木崎秘书指示两个保镖退出房间。

两个保镖点点头走了出去。

“请您劳步不为别的事。由于一位阁员的失言，在野党揪住不放，态度很强硬，国会的活动遇到了障碍。因此，我们打算暗示人们：视情况的发展而定，有可能解散国会，以便牵制在野党。”

铃岛总理端庄地坐在椅子上，挺直腰板。

“原来如此。你的意思是说，解散国会的风一旦吹出去，可能刹不住，就会弄假成真，干脆一举解散国会，对此要有所准备，是这个意思吧？”

花山并着腿坐在椅子边上。

“真不愧是花山先生，您理解得很对。”

铃岛总理献媚地笑笑说。



铃岛总理献媚地笑笑说：
“真不愧是花山先生。”

“这一行我干了30年啊，没有白吃饭吧！”

“是啊，所以舆论界对您有各种说法，什么财界的政治捐款部长啦，日本股份公司捐款部长啦，政治捐款先生啦，等等。但是我党感谢您，多亏您动员了许多对政界不了解的财界人士，每年提供大量的政治捐款，今天我党才得以长期执政。这一长期稳定的政权给日本带来了今天的繁荣，因此，您不仅是我党，而且是日本的恩人。”

铃岛肉麻地吹捧花山。

花山苦笑着等待总理说下去。

“如果解散，要150亿元（125日元约相当于1元人民币）。”

铃岛总理喘了口气转入正题。

“明年是参议院议员改选的年头，那也需要100亿元吧？”

“这事几年前就已经知道了。”

铃岛故意装出不悦的表情。

“众参两院同时选举的话，150亿元还是可以想想办法的。但是今年解散国会就要150亿元很难办。顶多能凑100亿

元。这样一来，为明年参院选举所能筹集的款子可就大大少于100亿元啦。”

花山对铃岛总理的表情毫不介意，直言不讳地说。

“解散国会需要的150亿元，无论如何都办不到吗？”

“贸易摩擦加上日元升值，世界性萧条，客观环境很严峻呀！保守党根本不体谅我们的苦衷。政府不是什么事也没给我们干吗！这种不满的呼声在财界内部是很强烈的。在这种情况下，说什么解散，给我们150亿元，那也……。”

花山摇了摇头。

铃岛皱起眉头，闭上两眼，流露出一种身居权力顶峰却不能按自己意志行事的焦虑情绪。

当铃岛睁开眼睛的时候，面部表情变得平静了。

“明白了，那就不再放风解散了。”

他这样说。

“那么，我就告辞了。”花山站起身来。

“花山君，”铃岛叫住了行礼后走向房门的花山。

“啊？”花山转过脸来。

“您在东大时期，曾经拜过马克思主义学者大内兵卫先生为师吧。”

铃岛嘴角浮现出微笑。

“总理在1947年4月第23次大选中首次当选时也是革新政党——日本民众党的党员吧。”

花山也以笑脸回答。

“因为那时我深信，要重建日本，只有走社会主义道路。”

“说不定当时总理和我还都为打倒日本的资本主义而携手战斗过呢！”

“我现在也是那么想的呀。”铃岛总理嗤笑道。

(二)

走出希尔顿饭店，花山叫了一辆出租汽车，令其开往大手町的经营联。

在财界的团体中，除经营联外，还有日营联、日本商工业会议所和经营同友会3个团体。经营联在财界4团体中居首位。而且，经营联的会长有“财界总理”之称。

由于花山是经营联的副会长兼事务总长，只要他愿意，可以随时乘坐黑色轿车。正象其他副会长所做的那样，他还可以让黑色轿车早晚到他镰仓的家里接送。

但是，如果没有特殊情况，花山是不乘坐黑色轿车的。

他从镰仓住处上班，总是乘坐湘南线电气火车。

这天他会见总理，就是上午6点过后离开家，乘坐公共汽车到达镰仓车站，然后换乘国营电气火车和地铁来的。

杜绝浪费这是花山的生活之道。

捐款可以说是典型的浪费，而这位花山负责这项工作已达30年之久。

保守党的政治家们正因为深知花山平素生活简朴，所以不好提出过分要求。

出租汽车卷进了缓慢的车流，迟迟不能前进。

坐地铁就好了，花山有些后悔。但是事已至此，再着急也无济于事了。

花山无可奈何地将身体深深地埋在后座里，闭上了眼睛。

“您不仅是我党的恩人，也是日本的恩人。”——铃岛

总理的话在他耳边回响。

被现任总理大臣称做日本的恩人，花山并不觉得不舒服。当他想到，如果没有自己就不可能有今天的日本时，他感到洋洋自得。然而，花山现已74岁，至今一次也没有上过前台，始终是一个“幕后人物”。

经营联的其他副会长们，不是大企业的在职负责人，就是大企业退休的负责人。而花山却是从经营联事务局这条线走过来的。

自从1942年当上重要产业协会的职员，到战后该协会换成经营联的招牌以后，花山一直在此任职。1947年任总务部长；1956年任事务局次长；1960年任理事；这期间一直是无名英雄，1975年才当上事务总长。

1976年，他多年的功劳得到公认，登上了副会长兼事务总长的宝座。

从这时起，花山才在舆论界耀眼的聚光灯下活动。他虽说当上副会长，实际上仍然是在后台活动的事务局职员。

经营联的会长、副会长是名誉职务。因此没有津贴。花山并没有因为当了副会长收入就骤然增加。同以往一样，花山只不过是作为职员而领取事务总长的薪金罢了。

舆论界称花山是什么“政治捐款先生”，把他描绘成好象只为搞政治捐款而存在的人物。实际上，筹措政治捐款仅是花山工作的一部分，他的工作决不是只搞政治捐款。

但离开花山，政治捐款就无从谈起，这也是事实。

开始，花山只不过是按照上边的指示，跑遍各个企业，筹措资金，然后送到被指定的地方，把政治捐款交给对方。

从政治捐款这种金钱性质来说，作为各企业利益代表而充当经营联领导的人物，亲自筹措或交付捐款是不合适的。

于是，便把这项工作推给职员去做。

因为要掌管巨款，并不是任何一个职员都能胜任的。必须从中挑选一个掌管巨款不会出差错，对秘密守口如瓶的人。根据这个条件花山被选中了。

长期从事同一件工作，很自然就会成为专家。花山成为政治捐款的专家是理所当然的。

关于政治捐款，花山的所见所闻大都是必须严加保密的。

因此，花山从不留任何笔记之类的东西。因为一旦出事，它就成为重要的证据。有必要记住的事情他便刻印到脑海里。

在经营联大楼里，稻田喜彦会长正在会长办公室等待着花山。

“总理说什么来着？”稻田从刚看了几眼的报纸上仰起脸来，摘下老花镜问道。花山行前，只对稻田会长一个人说过铃岛总理要召见他的事。

花山原原本本地作了汇报。

“要150亿元！铃岛总理也真会漫天要价呀！看来他把经营联当成摇钱树了，真叫人受不了！”

稻田深深地皱起了眉头。

稻田喜彦是经营联的第五任会长，是1980年当选的，任期两年。花山过去曾为四位会长效劳过。

稻田原是日本最大的炼铁公司——新光制铁的会长，后来他退居二线，当了董事长顾问，目前作为经营联会长，专心致力于财界活动。他温厚的品格作为财界的总管是最合适不过的了。

“一听是总理叫你去，我就料到是政治捐款的事。其他

没谈别的事吗？”他以温和的目光看着花山问道。

花山实在难以直截了当地说出总理很感谢他，并称他为日本的恩人的一席话。

“对了，还提到我学生时代曾在大内兵卫先生门下学习过的事，”花山说。

“听说你在东大学生时代曾是经济系首屈一指的政论家。不久前，见到住友化学工业会长长谷川周重时，他说起过。说你 and 长谷川在东大时是同一届的。”

“我患了肺病，休学一年，长谷川比我早毕业一年。”

“现在的自治会，听说当时叫经友会，是吧？他说听过你在经友会大会讲台上发表过长篇演说，呼吁为救济工人而进行革命。他还说你们同一届中还有共产党的宫本显治委员长，但是你比他还激进得多。”

“那时太幼稚了。”

“你是大内兵卫先生的得意门生，为什么后来放弃革命了呢？”

“大概是因为我不是那种梦想革命而死不回头的空想主义者吧。”

花山明快地作出回答。

青春的回忆夹杂着一股苦味一起涌上心头。

(三)

1908年，花山出生在福冈县筑丰煤矿地区，是看着开石山长大的。矿工们都是些寡言少语、辛勤劳动的人，他们一直劳动到身体被搞垮为止，一旦不能劳动就不知又流落到何方。

矿工们在恶劣的劳动条件下被任意驱使，一旦生病就被

冷酷无情地赶出矿山，这些是幼年时代的花山无法知道的。

冒顶事故年年都有，一些失去丈夫的妇女在选煤场劳动糊口。

花山曾认为，煤矿和事故有着切不断的因緣。



花山小时候的家乡——筑丰煤矿。

煤矿老板住在被称为公馆的深宅大院里，过着奢侈无度的生活，对那些生活贫困的工人却不屑一顾。花山当然不知道这种生活是建筑在剥削工人的基础之上的。当他懂得这个道理后，便憎恨起资本主义来，因为它允许资本家过不劳而获的奢侈生活。

花山本人就是出身于被剥削家庭的孩子。他想来想去，总觉得还是为工人阶级着想的社会主义正确。决不能允许造成贫富差别，歌颂不劳而获的那种私有制存在。花山以青年人特有的纯真感情倒向了社会主义。

这种纯真是筑丰人的特点。

从筑丰煤矿挖出的煤用船顺远贺川运往下游，再从那里用火车或船运到附近的新光制铁公司八幡制铁所。

在远贺川从事装卸和搬运劳动的工人们被称作“河运夫”。河运夫们由于职业关系，大都性情暴躁。而他们反以粗野人自居，并引以自豪。

河运夫们差不多都属于某一组织，就是说，好象搬运工人加入运输公司的承包和转包组织一样。当然他们并没意识到自己是工人或承包工。

在这里，组织与组织之间因为一些小事发生对立，河运夫们挥舞着日本刀进行武斗之类的事，是司空见惯的。

河运夫们粗野是粗野，却是单纯直爽的。花山也继承了这种血统。

花山从山口县山口市的山口高中毕业后，考进了东京帝国大学经济系。并且毫不犹豫地拜教经济学的劳农学者大内兵卫教授为师。

就在花山进入东大的前后，1929年爆发了世界性经济危机。

所谓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社会由于生产过剩而发生的经济大混乱状态，也叫经济恐慌。在美国爆发的经济恐慌迅速扩大到全世界。街头巷尾到处是失业者。

看到这种现实，花山对社会主义更加热心了。

“我要同工人们一起战斗！诸位，站在工人的前头来实现社会主义革命吧！”

在经友会大会的讲坛上，他滔滔不绝地发表讲演。

那时候花山是真心实意地准备那样干的。

但是，就在花山采取行动之前，他患了肺病。医生要他绝对安静，并说即使复学也不能参加激烈的活动，于是他休学一年。

一年的病床生活，给了花山以清醒的目光观察社会的时间。

在郊区的疗养院里同结核病作斗争的患者们，大多比花山老成。

和那些每天盯着死神同病魔作斗争的老成患者相比，花山的想法就太不现实，过于幼稚了。

曾经有过这样的事，一个患者笑着倾听花山想入非非的意见，可是第二天早晨他却在邻近的病床上死去了。

“你的想法象做梦一样美好啊，可是对我来说，更大的问题是活过今天。”这就是那个患者留下的最后一句话。

花山那些在大学里受学生们鼓掌支持的主张，在这里却被用“做梦”二字下了结论。几乎没有一个患者支持他。

偶尔有的患者也对花山的言论感兴趣，但并不是真心向往社会主义革命。花山心里明白，他们这些人都认为，只要能改善一下现实的不足之处就行了，并不希望剧烈的社会变革。

他用冷静的目光观察社会，越看越觉得要在日本发动社会主义革命是极其困难的。而且花山失去了为革命打先锋所必不可少的健康条件。失去健康的人似乎没有资格从事革命。

花山休学一年复学时，象换了一个人似的，变得非常安分守己，不再热心鼓吹那种幼稚的革命理论了。

花山丧失了信心，失去了目标。

花山推迟一年，于1932年从东大毕业。

社会上正处于世界恐慌最严重的时期，失业者有增无已，并不因为是东大的毕业生，就能轻易地找到职业。

象花山这样身患肺病休学一年的人，根本找不到工作。

花山无奈，便寄居在镰仓的大内兵卫家里。直到第二年，才好不容易在少年院找到了一个教官的职业。

时代象是为世界恐慌寻找突破口似地朝着第二次世界大战迅猛发展。